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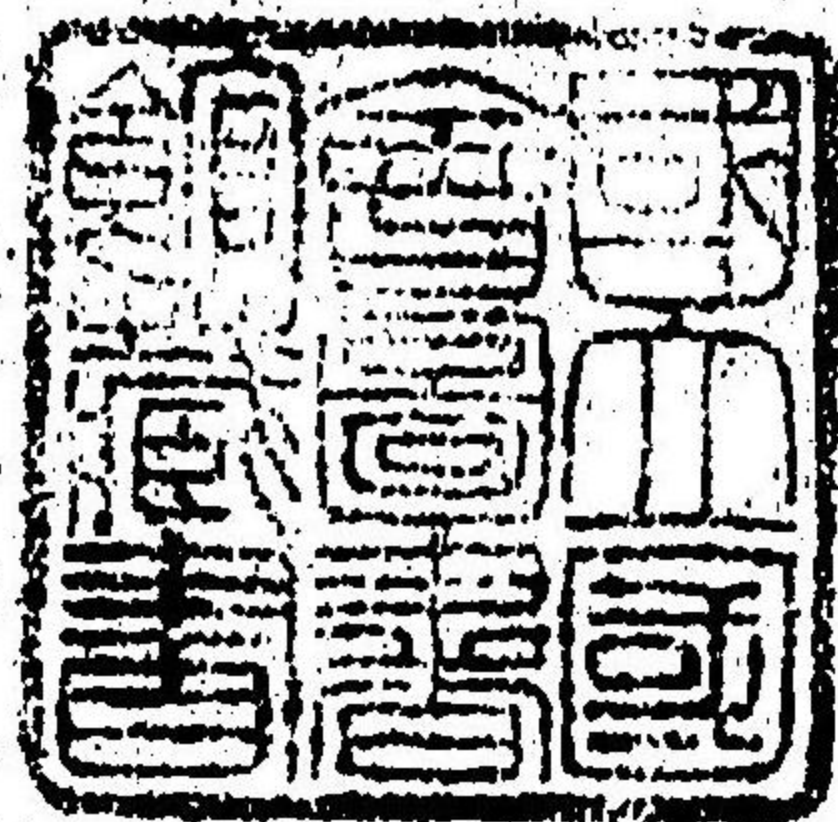
釋教正謬再破

下  
五  
陰

180.4

U458A





244967

祀夏道人為釋教正課一破再破之若  
諳：則聽者不宜夢：而固當察察  
心慎勿孤負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相安  
無害曷為殲誦若耶蘊之教出於泰西  
尊彼所聞任之而已乃逞其兇狡來攻佛語  
則若龍蛇之出而害人戈矛波事固宜道人  
頃暮初破成以當戈矛擊印而行嘗為序  
之矣今又成再破重索并語讀自序已足  
窺見凶險禽賊先王不翔大聲疾呼蒙  
更欲於何處言著佛頭之穢維然不可

報  
口  
安





上言以背道人晨鐘喚寐之意至於  
 其書之理確詞詳廣羅羣籍以証其  
 實而出精義不肯自作言語彼鑿空之  
 請非博學淹覽曷能若斯下視泰西之  
 憑臆私造引耶種之書相較奚如蟲鳥  
 草間不知首簡以上帝之命毋許崇拜  
 偶像一語已是悖妄非立言之體我聞天體  
 蕩之天言天言視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上天之載無聲且臭不識何時  
 命之極是戲劇堪供道人之一蹶耶道

八年垂六十學。既。晨夕執筆。暮  
 寫自言我非浪費家。書。更出於弗可得  
 已者。蘓州。尊古自牧居士書於瑤浦旅舍





釋教正謬再破序

邪徒之立教也。與我之立教大異。彼爲利。我爲德。其相去豈非天淵也哉。蓋邪徒之意。在鯨吞萬國。故謀事遠大。長目飛耳。欲不下手而專其所利也。夫教之要在能服人心。是以假教而棄人心爲上策。以銳礮脅人爲下策。故彼所抵莫不誘人以教。若有不從教者。則啗以財帛。繫藥。嚇以銳礮。鱧。皆以利漁利之術也。其黠智巧姦無所不至焉。嗚呼。邪徒之餌利耗人。不啻鴉片煙也。西夷艾約瑟迪謹氏者。著釋教正謬。詆斥我佛。其說咸襲竊唐宋諸儒之糟粕。蓋其意在令人心歸一耶蘇。而專其所利耳。然邪徒未通佛書之理。遂從而恠之。猶吳牛不識月而喘。越犬不識雪而吠也。但恐世之人爲利所愚罔。竟至混淆玉石。紊亂



朱紫。是所以喋喋有此再破也。治已初秋。下浣題於海東佛嶺雙蒂蓮花閣。

杞愛道人

釋教正謬再破

章論經典

佛嶺雙蒂蓮花閣

無量壽

龍宮事跡載在諸經。今復據外典證之。黃帝騎龍上

天。劉累學擾龍以事孔中。禹濟江。黃龍負舟。漢高祖生時

見交龍之類。不違枚舉。列仙傳云。唐孫思邈得龍宮奇方

三十首。編入千金方。今尚傳于世。與龍樹菩薩入龍宮事

相類。復何足怪乎。且夫著書必閱大家之鑒。而定其可否。

矣。蓋當龍樹菩薩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樹。北

有童受。世號曰四日。若有龍樹偽造之事。諸師豈允許之。

耶。龍樹菩薩傳云。龍接入宮。一夏但誦七佛經目。為當時

之美談。可知耳。又如梵釋諸天及天龍八部。翊護我大



法昭晰諸史今舉其五三智者大師於當陽玉泉寺化巨  
麟降關帝神慧遠大師岳神運木石開東林寺不空三藏  
咒祈神兵攘西蕃寇兵道宣律師見毗沙門天王授以補  
心之方其感格若此況是如來之神變復出諸師之上乎  
邪徒疑大乘固桀犬之見耳

### 第二章論教乘

破曰四十二章經漢土譯經之祖也此時竺法蘭譯出十  
地斷結經法海藏經佛本行經佛本生經合十五卷惜乎  
今亡然與今十住斷結經法海本行諸經同本如梁高僧  
傳及開元釋教錄所論然則大乘之譯亦助于漢可知也  
邪徒以為漢明時所繙不過小乘者井蛙之見耳明王世  
貞以大乘為如來直說今邪徒以小乘為直說共失正義

又按後漢桓帝建和二年月氏國支婁迦讖譯經凡二十  
二部安息國安清高亦譯經凡一百七十六部各兼譯大  
小乘經何謂迨魏晉六朝始有大乘耶又按唯識論卷第  
三葉一云聖慈氏以七種因證大乘經真是佛說一先不  
記故若大乘經佛滅度後有餘為壞正法故說何故世尊  
非如當起諸可怖事先預記別二本俱行故大小乘教本  
來俱行寧知大乘獨非佛說三非外道小乘餘境故大乘  
所說廣大甚深非外道等思量境界故彼經論中曾所未  
說設為彼說亦不信受故大乘經非非佛說四應極成故  
若謂大乘是餘佛說非今佛說則大乘教是佛所說其理  
極成五有無有故有大乘無大  
乘無大若有大乘即應信此諸  
大乘教是佛所說離此佛大乘不可得故若無大乘佛無



大乘牀聲聞乘教亦應非有以離大乘決定無有得成佛  
義誰出於世說聲聞乘故聲聞乘是佛所說非大乘教不  
應正理六能對治故依大乘教勤修行者皆能引得無分  
別智能正對治一切煩惱故應信此是佛所說七義異文  
故大乘所說意趣甚深不可隨文而取其義便生誹謗謂  
非佛語是故大乘真是佛說如莊嚴論第一頌此義言先  
不記俱行非餘所行境極成有無有對治異文故頌文彌  
勒說長行世親釋也又顯揚論卷第廿有十因最可憑據  
又按大小乘相通共旨不一而足如成實論詳明四無所  
畏四攝法及四諦四果五戒十善四禪八定三報三障等  
教故收小乘部中雖然所云心性本淨念生滅無去相無  
住相心意識同體異名成正覺為大業四沙門果為小業

不可說中無有一異諸法實不可得因果了不可得無諍  
智一切智等說皆是不異大乘當知小乘名義正通大乘  
也又按阿含經及生經說錠光維衛然燈彌陀諸佛之夙  
緣百緣經說彌勒普賢諸菩薩之授記豈為小乘中無其名  
乎觀音勢至文殊普賢諸菩薩因緣備載諸經論不違  
觀緣如其父母姓氏當至論觀音條下而辨明焉

### 第三章論釋迦牟尼

破曰佛生之說宋志磐嘗論正義六條以決其疑今復取  
木子衡之說解其惑竹窗謾錄云古人有佛生諸說紛然  
皆謬矣不詳釋家之書故也佛入支那後漢明帝永平中  
也譯者皆以夏曆自漢武帝以來用夏正故翻譯經者會  
於印度三際漢四時出胎涅槃之月分而用時正以四月八  
日二月十五日也玄暉答太宗勅曰夏曆四月八日也

其說



今略後漢法本內傳摩騰法師曰昭王廿四年甲寅之歲  
四月八日誕周書異記亦同于茲法雲曰犍師云建寅為  
歲首二月則建卯四月乃屬建巳況涅槃瑞應翻傳到此  
適當漢魏之後皆遵夏曆所以天下相傳以卯月為涅槃  
以巳月為降生者殊有由也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志  
繫瑞應經云四月八日降生  
磐曰準因果瑞應本行諸經並云四月八日法本內傳魏  
書亦皆四月八日也三經既非周時譯則知建子之正明  
矣佛生當周時然譯經者皆東漢以後者故以夏曆定今  
月日可無疑矣諸說異同詳出法雲翻譯名義集贊寧著  
僧史略亦有一說曰前言四月八日者為東夏耶為西域  
耶若尋條見本從水求源則事無不周理有攸貫且天竺  
歲首諸說不同高僧傳中慧嚴與何承天爭中邊言西域

以建辰為歲首傳又曰十二月三十日號大神變月即此  
上正月十五日此指夏正也而用十六日生魄為月初一  
日焉今未詳建辰月為取今三月月生日為月首為是月  
半分之準西土無正二三四名但取星值月為月名耳如  
毗舍佉月迦提月是也又葱嶺北諸國或以建未月為正  
首或春際為夏安居是知隨方宗計各別況佛在西域說  
經羅漢居竺乾造論必不指東震月子衡曰誰曰指東震  
耳數所言四月八日者西域四月八日也子衡曰西域四  
月八日也西域無四月之名贊寧已言之而何子楨雖佛  
靈通羅漢威神豈以所無者而言之歟不知譯者之會同  
也月日其事符合周書異記昭王四月八日祥瑞疑翻譯時  
隨聲筆受妄認夏正也唯為有七月十五日臘法經是用  
此方為文令人惑之故兩存也子衡按周書異記不知何



人作意周時逸史乎釋氏多引此書而只昭王問大史蘇由祥瑞等之事耳而不見其餘之文折疑辨疑等爭儒佛優劣之書皆有焉古今雜書說郭裨海漢魏津逮等中不載之儒典中無一言及之者雖不敢議其真偽疑為道家者流化胡玄樞之類若是為周時之書則四月即周正而已然則今四月可謂謬矣而我決知不然又月次稱號國雖殊甲子時候何異今互文而言玄牝西域記曰陰陽歷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那翻為一念百二十刹那為一坦刹那翻為一瞬六十坦刹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

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子衡曰五月以後為雨時如此邦三月至五月以後也異邦殊域時候大體雖同或少有不知也九月十日如日本一州南北寒熱亦有早晚推而可知也六月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旦邏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



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頽沙茶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頽濕縛度闍月迦刺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月磨祛月頗勒婁拏月嘗檢名義集時分篇引西域記曰冬三謂報月磨祛月頗勒婁拏月今詳當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婁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又大集日藏經云正月二月名暄暖時三月四月名種作時五月六月名求降雨時七月八月名物欲熟時九月十月名寒凍之時十一月十二月名大雪之時是十二月分為六時道世法苑珠林千佛篇曰如涅槃經云如來何故二月涅槃善男子二月名春陽之月萬物生長是時衆生多生常想為破衆生如是常心說一切法悉是無常唯說如來常住不變於六時

中孟冬枯悴衆不愛樂陽春和液人所貪愛是夏正之證也傳譯有謬日月參差能考驗之則今四月二月者為不差矣唯熟學者知之

又曰韓愈原道歐陽修本論二篇言之近是是假書生手以攻我佛何其拙劣也明顧廻瀾有評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到底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不知佛教故愈猶不免井蛙之誚況於做愈而毀佛者乎宋孝宗原道辨張商英護法論劉謐三教平心論明姚廣孝道餘錄屠隆金湯編成闕韓歐諸儒所詆斥頗為精確不待吾辨也

#### 第四章論輪迴

破曰常樂我淨之語變成九十五種之外道或為無因外



道或為自然外道或為色空外道或為受苦外道皆計為顛倒邪僻之見蓋見有五種曰身見謂於五陰中妄計有身恒起我見執我我所是名身見二邊見謂計我身或斷或常但執一邊是名邊見三邪見謂邪心取理顛倒妄見不信因果是名邪見四戒取見謂於非戒之中謬以為戒是名戒取見五見取見謂於非真妙法生取著妄計所得為勝是名見取見今邪徒兼具此五見故所論皆顛倒其理蓋人為畜為畜是常見也人不為畜畜不為人斷見也以白為黑以是為非烏可共論因果之妙旨乎今試翻轉四顛倒之意以示真理仁王經曰劫火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為灰燼天龍福盡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是無常理生老病死輪轉無際事與願違憂悲為害欲

深禍重瘡疣無外三苦皆苦國有何賴是說有本自無因緣成諸盛者必衰實者必虛眾生蠢蠢都如幻居聲響俱空國土亦然是說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四蛇也出楞伽經無明保養以為樂事形無常主神無常當家形神尚離豈有國耶是說豈非四無常之妙理乎且夫六趣輪迴者眾生善惡二業之所感也是古往今來人人所目覩耳聽誰有疑之耶又曰至畜無良知良能之說尤為不通如猫捕鼠犬護戶雞司晨牛馬馴人豈非良知良能乎且如黃耳達陸機書象不肯朝安祿山猴攬朱温與人何異故我佛以禽獸不苟去

又曰如瞽者之說乃邪徒之遁辭耳天豈為瞽人愚弄生瞽聾乎凡立言者當令人立信不可妄誕至此也於是乎



我佛三世之說愈知不可誣矣。物皆有前定，譬輩諸廢疾者生于世安得非夙世惡業所感耶？世有搜神記、冥報記、前定錄、再生記，皆鑿鑿有據，拭目覽之，則思過半矣。又曰：再生之事恐邪徒尚未信之，今粗引諸說證之。崔咸之徵墨誌、房瑄剖松下之書、唐紹刺燈前之犬、圓觀峽中之舊約、東坡陝右之夢遊、盧女憶取羊之冤、西山決戮親之疑獄，若此之類，今古實多，豈非再生之的證乎？

### 第五章論三寶

破曰：釋迦如來為實，有其人，餘俱杜撰，吁！何言之妄也！夫如來說諸佛，猶如孔子祖述五帝三王，各彰其盛烈也。如來以六通三明之力，約三世而說三千佛出興之旨，觀三界以論廿五有依報之緣，其言浩漢高遠，非凡慮所能測。

也。今試舉其跡可徵者，揭示之。如七佛父母姓氏經等，姑蹟，晉法顯佛國記云：僧伽陀國有過去三佛并釋迦佛坐

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又云：舍衛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里，延到一邑，名那毘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有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減一里，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又云：耆闍崛前有四佛坐處，又云：伽耶城東北石窟，西南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北魏僧慧生使西域記云：那迦羅訶國有七佛手，作浮圖及佛手書石塔，銘唐玄奘西域記云：摩揭陀國有四佛說法處。濫波國有如來值然燈佛受記處。又



云健馱邏國都城東有卑鉢羅樹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又云婆羅痾斯國鹿野伽藍傍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之所又有慈氏菩薩受記之所迦葉波佛授護明菩薩記之所又王舍城北有四佛遺跡及觀自在菩薩示現之所阿踰陀國藍摩國鞞索迦國阿耶穆佉國等皆存其遺跡范成大吳船錄云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有總業三藏姓王氏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卷後分記西域行程曰摩羯提國王舍城東北度絕壁登山頂有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又曰那爛陀寺之南北各有數十寺其北有四佛座與西域記之說吻合最足取信焉釋迦如來之外豈謂無餘佛耶又按

紀曉嵐灤城續錄云靈鷲山在今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即所謂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勦波羅泥都霍集古曾至其地所見如斯曉嵐成書在嘉慶中目見至近之證也無復可疑疑喙矣

### 第六章論沙門

破曰道充於崑穴而名聞於廟堂上度帝王下度民人是菩薩弘法之要務也至其潔己養德則有天子不能臣親不能子者不亦偉哉沙門之翊王化救幽冥之事跡布在方冊誰得間然乎蓋我佛設自行化他之二種而立教是為世之福田故也若夫至化他者瓶沙之五百車須達之百億金不敢辭也漢明建白馬寺魏孫翔建初皆為國所



祚福也或以封給或以爵位是皆出于諸聖帝王積善植德之丹衷也矣東晉孝武詔曰法師道安以道德照臨天人宜日食王公祿鳩摩羅什居逍遙園秦姚興執經諮稟唐太宗捨玉華宮施玄奘三藏代宗封不空三藏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是所以稱國寶之名也若夫梁武帝設水陸道場息六道之苦難明成祖薦皇后冥福感諸天祥瑞皆是高僧德化所薰陶也豈謂念經延僧空言無補乎哉

又曰外制之功終不能降伏其邪念是不知治罪之法故爲若此之妄說也夫罪從緣起還從緣滅緣生無性故曰罪性本空非撥相以求性也且夫罪既從心生必由事而成業則罪雖從心滅豈離事而取空况事有挾理之功理

無隻立之能故懺摩而不觀心猶能決罪之流倘談理而不說悔決難清罪之源藕益大師嘗倡此說尤得理矣又曰身在塔廟內心作勢利場此說太非也至教導人之時則不得不假檀越之力是所謂權道者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鐘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立之道殆將廢矣弘道之權若此而已矣何謂作勢利場乎

### 第七章論十惡

破曰我佛說十惡調御衆生之心猿意馬也蓋天下之金科玉律莫若制此十惡矣昔者宋何尚之對文帝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



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夫天下之教不過欲遷善而遠罪爾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佛說為善有福為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所以佛教瀰漫于世也邪徒以不敬耶蘇為大惡以殺生為不當云惡其顛倒邪正混淆善惡大抵若此吁可悲哉

### 第八章論功德

破曰布施也者聖人欲為福之謨猷也福豈有象耶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若以財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故我佛令人植仁之本培福之根若曰

布施之說不是則孔子博施之語戴禮賑貧之意謂之如何邪徒不好人之成美味陰德陽報之理至甚漁獵等事無罪過以烹羊息羔為美事吁何言之悖逆也若夫放生救急之効驗隋侯救蛇得珠昭之救蟻免獄楊寶放雀登三公孔愉放龜得侯印之類不尠矣救鳥獸蟲魚其報若此況於人乎有雲棲大師戒殺文及放生功德集等宜潛心而熟讀焉耳

### 第九章論偶像

破曰唐明概論云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假名非實以施名為令因名以悟實故佛在世時既已有像豈為非立相住心之標幟乎邪徒以拜偶像為罪過蓋邪徒欲專心于一耶蘇



以棄人心故以拜偶像為過至甚毀祖先之神主焚神佛之圖像瀆祀典之巨魁莫此為甚焉余友嘗著祀先辨謬辨一卷可併誓焉

第十章論淨土

破曰我佛濟生之秘術唯在應病與藥而已矣故或說二乘法或說菩薩行或漸或頓或空或有對機隨緣莫物不露法雨唯有澆末鈍根之眾生無由警覺之是以更開淨土之一門而誘莽亂想之凡夫也綽公所謂置艸引牛繫心槽檻之術也可謂通玄秘訣換骨神丹矣起信論云眾生心怯弱懼信心難成就故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專意念佛唐柳子厚曰使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可謂能得法門之奧旨哉邪徒

以淨土為烘雲托月之法何其昧于心理也雲棲大師曰理之一心全歸上智亦復通乎事相曲為鈍根理事一心奈何守愚之輩著事而理無聞小慧之流執理而事遂廢著事而迷理類蒙童讀古聖之書執理而遺事比貧士獲豪家之券然著事而念能繼不虛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註云事從理起理得事彰事理交資不可偏廢著此執彼厥弊等耳又云禪宗淨土殊途同歸以不難自心即是佛故即是禪故彼執禪而謗淨土是謗自本心也是謗佛也是自謗其禪也亦弗思而已矣雲棲之持論若此豈謂以假一路說去乎

第十一章論觀音

破曰菩薩父母姓字其傳于世者僅僅不過數名按開元



釋教錄云菩薩母姓字經一卷菩薩家姓經一卷其說姓氏可知耳蓋古有今無惜哉今抄出諸經論所載以示之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花從母右脇出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有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諸議師無能酬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賢愚經云波羅奈王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生一男子相好備滿身色紫金姿容挺特立字號彌勒又一切智光明仙人不肉食經云彌勒父名迦波利婆羅門涅槃經云爾時有一菩薩本是多羅聚落人也姓大迦葉婆羅門種年在幼穉以佛神力即從座起偏袒右肩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欲少諮問乃是與文殊同鄉也諸菩薩

姓氏粗若此蓋印度經籍未傳此土者甚多故不能詳悉焉耳

又曰觀音救人出於王法之外如刀兵摧折枷鎖脫落是也邪徒昧於佛理叨鼓毀吻若此今刮膜而發其矇宋蘇軾解法華經曰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動搖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乃觀音無畏之力所謂刀刃段段壞者正謂是耳又引楞嚴經曰音圓銷觀反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謂人得無畏力則雖被拘執而吾觀聽反入而枷鎖不能爲害也又按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曰如何則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咲曰發此瞋



志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我無忽疾，如獸自奔。讀普門品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也。嗟乎！斥鷃笑大鵬，抑邪徒之謂歟。

### 第十二章論世界

破曰：我佛以大設教，故說世界至大至廣，非得神通者，曷能窺之。然至其說四劫之興廢，五大之變化，則盡微極妙，實足解天下萬世之惑矣。近世元發思八著，彰所知論，備明九山八海，須彌四洲，一同俱舍論之說。嗣至明初，有藏已藏卜哈立麻者，皆倡發思八之說，無敢疑之者。蓋邪徒所論世界，不過南閩浮一洲耳。自吾觀之，則僅滄海之一

粟耳。莊子云：無極之外復有無極。又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鄒衍云：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可謂具眼之論矣。况又與周髀所言外衡經緯三光之運地體之義，一一對照之，無不吻合。我佛說豈不信哉。邪徒又曰：有造世界之主，所謂六群比丘之糟粕耳。固不足煩齒牙矣。

### 第十三章論諸天

破曰：諸天之說，非翅我佛經為然。如印度婆羅門諸梵志，皆亦說之。如阿蘭伽蘭二仙，修有漏定，鬘頭藍弗，獲非想定，皆說生天。又如黃老之道，必修生天術。然則諸天之說，豈謂憑空結撰乎。我佛說四禪天為積衆善，修定力者之所至。修五戒者，生人道。修十善者，生天道。修四諦證四果，修十二因緣證辟支佛果，修六度證佛果，是理之所歸也。



誰容疑于其間乎邪徒以事上帝為口實其實輕侮諸天不知何等旨趣耶菩提心論云諸外道等以生天為究竟自吾觀之是亦有漏有為輪迴妄想之流轉耳

第十四章論地獄

破曰經云天地之間五道分明日月照見神明記識權衡予奪真有神明司之而謂之無地獄可乎老子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綜而觀之六經子史何在非懲惡勸善導吉避凶之語也邪徒只見陽間受罪未見死鬼帶枷等語以為驚人之巧言噫亦過矣夫陰陽一體善惡殊途豈有妄言者使不信其有何以雷殛地滅輒加凶惡之徒鬼嘯山燐時現幽陰之夜且阮瞻著論凶鬼現形溫嶠燃犀水精見影此豈妄言之

事哉蓋人心一念之差受無限陰陽華果之報噬臍莫及陽受為華陰受為果即如秦將白起長平一怒之下坑殺降兵四十萬華報在陽間為蛇為豕為蜈蚣皆遭雷殛果報常浸地獄糞溷之中唐相李林甫家造偃月堂設座構思傾害同僚稱為李猫死後七世為娼九世為牛世為水族宋將曹翰怒屠江城死後託夢僚友曰吾逞一時之威福屠民之孽百轉為豕身受苦滿後永入無間地獄王荊公見其子雋死荷鍤枷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矣魏叔子禮嘗論地獄為取以補儒家瘠惡之不及蓋愚夫愚婦不怵以禍福不知做也謂人心所為即地獄所為人心欲設斯地獄斷極得妙理作地獄論三篇極明暢經曰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三教聖人自出陰







有正靈驗則一也蓋持咒之法非師資傳習者不能誦焉  
一字一句皆有玄妙之義故要正五聲五聲不正大謬其  
義是以存梵土之古音不敢繙譯所以稱陀羅尼也玄禁  
三藏避葱嶺之虎狼不空阿闍梨斃北邙之巨蟒最効驗  
之顯赫者也又按海國圖志云暹羅國俗崇佛人有被虎  
咬鱷吞者告於番僧僧咒拘而虎自至咒懣綿紗於水而  
鱷自縛割而視之形骸猶存有受盡者向僧求咒則解是  
俗重佛教又有一種共人共者咒法名也刀及不能傷王  
養以爲兵衛若犯刑令番僧以咒勸化之使其自退咒法  
方與受刑國造巨艦載萬餘石求桅木於深山大樹先以  
咒語告求允許方敢下斧不則樹出鮮血動手者立亡用  
牛挽輦沿途番戲以悅之咒語以勸之少有不順則拔木

而回舊地挽至厥所其靈方息蓋持咒之驗有若此不亦  
奇乎邪徒妄謂不過哄騙愚民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 第十七章論禪門

破曰如來正法眼藏嫡嫡相承至今日悟佛心于教外見  
真性于言下非開大活眼者烏得施此機用耶蓋禪定之  
行爲三學之柱礎六度之堂奧六通三明莫不皆由于此  
枯坐壁觀降龍伏虎禪門之徒爲多奮單刀直入之力而  
折驕驕放肆之氣莫善于禪學古今名儒有入禪始得道  
者可謂誘上士妙法矣若夫二祖爲法斷臂良由精誠已  
極機緣已熟乃爾針芥相投非取必斷臂也若傳法而斷  
臂則諸祖無完膚成佛而必燃身則列聖無焦類雲棲大  
師之語尤得理矣



第十八章論止觀

破曰止觀之行，金口祖承，而法華之宗極也。天台大師開拓鴻業，總括群籍，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為天下明教之本。嗣有荆溪尊者，中興法門，大振宗風。嘗著心要，曰：真如界內，絕生物之假名，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但以眾生妄想，不自證得，莫之能返也。由是立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是止觀之大綱也。非深習觀行者，烏得悟明此旨？耶邪徒叨為蒸砂成飯之談，是所謂矮人窺場，也可憫夫。

第十九章論涅槃

破曰：人皆知生，不知死，故至論死之一事，則情然如聾如啞。蓋天下之教，在究死生之理。易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鬼神之情狀，不可不明。聖人之意，亦可見矣。圭峰禪師曰：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技末者也。况三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外學者不知前世，但據目覩，唯執自然。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即真一之靈心也。謂唯一真之靈心，即不生不滅不變不易。如來開示靈覺真心，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奇哉！一切眾生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云云。所謂覺悟不生不滅之理，究竟本來空寂之旨，謂之如來藏。又謂究竟涅槃。若有生生已復生，無有窮極，既無生何得有滅？故曰不生不滅湛然寂靜，而受虛無之身，無極之體，不亦樂乎？邪徒混同涅槃淨土，而設誣說，烏知淨土即泥洹無為之域，耶邪徒所著。



新舊兩約書無一及見性明心之旨誰敢信之乎

第二十章論無常

破曰混沌未分以前天地豈為有體耶父母未生以前人豈為有體耶推究其本則三界皆虛偽相也故佛說無常苦空無我不淨欲置眾生於無為清淨之地也且據儒言之乾坤變化泰否往來晝夜寒暑盛衰治亂屢遷無常孔子所以有逝水之嘆也楞嚴經云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維摩經云是身無常如泡沫幻影心地觀經云此身從頂至足皮肉骨體共相和合以成其身如芭蕉中無實夫人之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以不兢兢業業晝夜怵惕為解脫之計乎哉且夫人之生前以下知聖賢之道學聖賢之行為至樂如功

名富貴之榮即虛生一炊之夢耳故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也我佛云悟世非常有味也言也邪徒以有常為樂是尋常一樣之凡見耳何足語大道之妙理乎莊子曰鴟鵂得腐鼠嚇不鷓鴣邪徒之謂歟豈非可笑之極乎



釋教正謬再破尾

跋

耶蕪之名始見于明史。蓋香山利瑪竇首倡其說云。閱其所說。扭捏三教之糝糠。創此邪教。以為惑世誑民之本。迺張恩張角之流亞耳。世有明斷豪邁諸君子。審察其奸宄。以禁遏其教。驅逐其徒。使不得逞狡獪。可謂為民正教矣。近時洋夷托言貿易。將簧鼓蠢民以邪教。識者為之太息。適遇佛嶺杞憂道人。談及此事。先是道人著闢邪諸書。今復著釋教正謬初破再破。以攻擊邪徒。所謂打破邪教黃鐵鎚也。一日出視其再破。以徵余跋。余受而閱之。議論正確。辨駁快暢。其卓識不在雲棲藕益之下矣。清人金嘉穗見而大喜。撰前後序二編。賞為吾日下第一流人。實不誣也。馳譽海外。為名家所艷稱。若此。則吾復何言。余嘗謂耶



蘇之教苟善。則何待利氏之揶揄也。生數千載之後。欲議  
數千載之上。較轆聖賢。塗抹經典。非狂則愚。况復於嘗利  
氏之唾餘者乎。雖然。愚者甚多。賢者甚少。邪徒或至譎詐  
百端。竟滔溺賢者。是不可不豫籌也。道人有見于此。孜孜  
竭力。責之不措。世之人以道人之志為志。則三教聖人之  
道復明于世。而邪徒終莫所容奸也矣。為之跋。辛未初夏  
長陽涪溪居士



考  
根  
無  
景  
房

# 緣山藏版

製本師

東京芝赤羽根

山口屋佐七



